

「世上原本有很多路，有些，走的人少了，漸漸就不成路了。」車子正在穿越戈壁沙漠，旅行中十六歲的我，在書上看到了這句。

我的第一份稿件首登在關夢南先生主編的中學生文藝月刊上，不論是爲了那年紀輕輕就藉文字賺了錢的驕傲，還是看到自己署名登在左上角的感動，對於先生的感激，用文字形容甚是徒勞。

每每與好友論及古典和現代文學，前者往往更受追捧，因它精練，它典雅。如四月盛開的梨花海棠，掉下的白色花瓣，幽香不已。不時，我提出更愛後者，因它多變，是個活潑的孩子，一時乖乖依從規矩，偶爾調皮搞怪，引人注意。這容易生起一場小爭辯，朋友們提出古典文學影響後世更爲深遠，包括現代文學。是的，若是由時間線出發，古典文學是勝了一籌，也不缺《採石磯》、《故事新編》等的例子支持。

以寡敵眾，稚嫩的我不知如何道出現代文學的吸引。只知張愛玲十九歲時寫的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蚤子」，十九歲的早慧，十九歲咬嚙性的小煩惱，莫名動人。周樹人的「阿Q精神」，也紅遍街頭巷尾，是婉轉還是露骨的諷刺，各有意見，起碼看到了那時的中國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作品僅是留得了下來，反映了悲喜，反映了時代，就是好作品了，古典和現代之間無需較量，取個平衡便是了。

在第十四期的大頭菜文藝月刊，同樣關先生主編的，反而教我擔心起香港的文學。先生在編者的話之中道出，爲了節省經費，全刊改爲黑白印刷，但年虧損仍達 10 萬元。作爲一個文學學生，心酸不已。

香港，文字的圈子很少。若你在眾人之中說想當個作家，先假若你開得了口，人家也不過一笑置之。關於繼承與創新，我們總是在前者做了不少功夫，後者卻失了點空間和勇氣。後人思前想後去突破前人之作，通過模仿，通過創作，卻失了一個分享和學習的平台，更不談欣賞和支持了。好的作品，老的作品，保留了很多，卻少了人提起筆來了。有些人畏懼，不走出一步，害怕改變。

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」，戈壁灘連綿無際，陣陣風沙，繼承與創新，相輔相成，實是永恆。不停創新，不停繼承，你不欲改變，惟恐變得不好，但要知道變才能衍生不變之理。像一棵樹從母樹的種子而來，卻結出新的花，在歷史的長河裏枯竭再重生。

香港少的，或是變的人和平台。

敦煌，沙城，荒涼的城市。我想，舊的還是應該保留，從詩經開始，幾千年的文化，怎能變成沙漠，可這已經很多人在做了，下一步應是爲這個時代做些什麼，留下些什麼，可以做的不僅是文學。

除了種子，這樹需要你的關注和支持，才能開出七彩的花，繼承與創新才能生生不息。

沙漠會開花，你相信嗎？